

十年前的聚会

何立达

十年前，我和夫人正在德国探亲。女儿、女婿为了迎接香港回归的日子，准备举行一次聚会。早在一周前，他们就开始做准备了：向友人们发出书面或电话邀请；联系当地餐馆，准备可供25人食用的自助餐食品乃至餐具等。女婿还专程到法兰克福花100多马克（约合人民币400多元）定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为了迎接参加聚会的中德友人（其中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到女儿女婿居住的莱茵河畔的宾根市），女婿把从文具店买的纸制的小五星红旗，贴在该市的人口处及交通要道路口醒目的地方，下面画有来到家中的行车路线示意图。

德国和北京时差（夏时制）7个小时。公元1997年6月30日，德国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应邀前来的20多位男女客人陆续到达，他们中有我国的商务和留学人员，也有德国教授、银行家、企业老板、公务员、普通职员、服务行业人员，及他国留学生等。有一位来自印尼的德籍华裔医学博士，本来已经收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去波恩参加香港回归的庆典请柬，但因当天他有值班任务没去，下班后就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女儿在四川外国语学院学

习时，她的德国教师尼曼女士，特地从德国北部城市汉堡赶来参加此次聚会。还有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留彩生，是女儿在美因兹大学的同学。女儿家客厅的正中墙壁上，悬挂着那面大幅的五星红旗，显得格外鲜艳夺目。

我们热情地接待来宾，用简单的德语与他们打招呼、互致问候，然后，我们的party（聚会）就开始了。party是自助式的，客人们各取所需，自己随意拿取饮料、食物等。来宾大多西装革履，衣着整洁，表示了对主人邀请的尊重。德国人平时工作态度严谨，能参加这种社交性的聚会、放松一下，都很投入。时间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不知不觉过得很快，快到（北京时间）零点了，电视屏幕上美国CNN台正全程实况转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当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徐徐降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时，全体来宾不约而同地起立，大家举杯向我们在场的中国人表示祝贺。有的德国友人还伸出大拇指，用德语高声呼喊着“中国！中国！”此时此刻，我难抑激动的心情，用事先准备好的德语稿子，代表家人，向来宾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大家频频举杯，互致良好的祝愿。在这一刻，我听到了更多的对中国的衷



朵朵礼花庆回归

邹俊良 文并摄影

心祝福。闪光灯中，大家一起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在晚会上，女儿还和她的在美因兹大学的同学王先生一起，用小提琴演奏了多首中外乐曲，更增加了欢乐热烈的气氛。

几天之后，女儿开车带我们到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去参观路德维希二世古城堡。当天游客很多，在城堡外的场地上，人们按语排队进场（大概是为了解说方便）。有几位德国人见我们也准备排队进场，主动建议我们排到日语队列去。我立即用英语说：“不，我们是中国人！”德国人立即友善地向我们跳起了大拇指。看来，香港回归的盛典给德国普通民众留下的印象也是那么强烈。祝祖国鹏程万里！

腰间的皮带

梁正中

几年的，常系腰间，伴我走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如今，它忠实执行主人的派遣，圆满完成了使命。一件陪伴了许多年的随身之物，且又是那么一位好朋友送的，不免有点惋惜。但断了是没法再用了，也无从接起，于是，只能扔了，像是告别了一个年代、作别了一段记忆。都知道，男孩喜欢送花给女孩，把女孩当作花，赏着赞着。女孩接受花时一派喜滋滋的，心情舒畅，因为觉得男孩视她如花一样娇美、花一般珍贵。女孩喜欢送皮带、领带什么的给男孩，都是贴身物，是想系住拴住男孩的心，让他每天睹物思人，一如古代的绣花的手帕、近代的绣花荷包。明显的，男人和女人所想所思全然不同。送花是“我喜欢你”、“我爱你”，送皮带则是“想我，勿忘我”，一为主动式一为被动式；一是即时的，一是恒久的。因了生理心理特点，也更是因了社会的习惯风俗，就产生了这样两种男女完全不同的表达情意之物。皮带是断了，但送皮带的人是断不会忘了的，此生一辈子我都会记着她。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至今已整整10年。还记得，那天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也不例外，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一片喜庆。浦江两岸灯火辉煌，东方明珠光芒四射，十分迷人。江边上一条“洗雪百年国耻，喜迎香港回归”的巨幅灯箱标语，与彩灯遥相呼应。我酷爱摄影，和朋友早早就在外滩选定了一幅大楼的制高点，以便记录这美好而难忘的瞬间。为了不失时机，我们在交通管制前三个小时就“全副武装”进入了“阵地”。4个多小时过去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时浑厚的海关钟声连续敲响了7下，浦江两岸所有建筑物的彩灯瞬间都开启了。一下子浦江两岸便成了灯的海洋，探照灯在宁静的夜空划出一道道彩虹。远远望去，马路上人潮涌动，大家都在盼望这欢乐的时刻早些到来。9时许，一阵阵礼炮声回旋在夜空，绽放

出朵朵鲜艳的礼花。东方明珠在礼花的映衬中忽隐忽现，给人以人间仙境的感觉。我不停地按动着快门，从单张拍摄到多次曝光，还换了多种快门速度，不知不觉就拍了3卷多的胶卷。第二天冲洗后，我挑选了几张，连同底片邮寄出去。一个月后，欣喜地收到香港回归一日大型画册组委会的通知，我的一张题为“朵朵礼花庆回归”的照片入选，并邀请我参加当年12月9日在香港艺术中心隆重举行的“97香港回归日摄影展览会”开幕式。这张照片是采用多次曝光拍摄在一张底片上的，夜空中的礼花仿佛在欢笑——为这中华民族骄傲的一刻欢笑！10年后的今天，重温画册中的每一幅照片，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香港回归日举国欢庆的场面……今天的香港日新月异，明天的香港一定会更美好！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当年与父亲之间的交谈，被誉为“人类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经典章节”。摘录如下：奥罕·帕慕克在的一所私立学校中是最优秀的男生，俊秀儒雅，与伶俐可爱的依丝米忒——伊斯坦布尔皮草大王的女儿陷入了情网。奥罕·帕慕克的异常举止，让父亲察觉儿子一定有了心上人。奥罕，告诉爸爸那个入你法眼的姑娘叫什么？奥罕怔了片刻低声如实相告。父亲听了，说：“还是到此为止吧，听爸爸的话。”“爸爸，是地主动……”奥罕辩解。“奥罕，你还太小。”“太小？爸爸，我已经是十九岁的男

子汉了，而你当年只有十七岁不就和妈妈好上了？”“你说的没错。可是你知道吗？我十七岁的时候已经在葡萄酒作坊当酿酒师了，每月能拿二万里拉。我是说，我当时已经能够为爱情埋单。你呢，一个里拉都挣不到，凭什么心安理得地钟爱自己心仪的姑娘？”奥罕被说动了，一声不吭。父亲继续心平气和、语重心长地说：“奥罕，不是爸爸古董封建，你想想看，一个男人，如果没有经济基础，不能为他的爱人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如果你是女子，你

何谓「早恋」

杨文杰

会怎么看待这样的男人？儿子，我告诉你，我一直认为，一个男人，如果不能食其力，哪怕他四十岁甚至五十岁，都不配谈恋爱，谈了，就是早恋……”奥罕·帕慕克被一语惊醒，从依丝米忒身边安静地走开，尽管他为此承受了半生的痛苦。经过努力，他考上了土耳其最好的国立大学——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奠定了日后事业，其实也是恋爱的基础。众所周知，中国人是以年龄段来界定“早恋”的。我想，咱们能不能从以上《经典细节》对“早恋”的诠释中，得到一些启迪呢？因为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人生哲理往往



我是中国科普协会会员，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撰写了一篇关于香港在回归时段天气预测的科普文章。当年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中华儿女无不欢欣鼓舞。在回归之前，我与大家一样密切注视着相关的进展情况。1997年上半年，媒体陆续报道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庆委会的庆典活动安排等情况。我特别注意到，庆委会对许多群众性的大型欢庆活动都安排在露天——这就关系到天气。而我从《参

象部门按当时的技术水平，还不可能就回归时段的香港每日天气进行准确预测预报，因此他们也没有发布这方面的消息。但香港回归时段的早期天气预测又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许多庆典活动的事先安排。于是，我根据过去学过的气象有关知识和掌握的有关香港的气候与气象的资料，写了《香港近五年七月一日天气状况》一文。当年5月2日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接着香港《大公报》也予以全文刊登。我在文中列出了1992—1996这5年中每年6月30日与7月1日的天气、气温及附近时段的台风活动情况，再根据当年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程度，最后得出预测结论：遇上雨天的概率大，要有冒雨（庆祝）的准备。《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刊出该文时还特地加上编者按语：“天气晴朗固然很好，风风雨雨也属正常……只要你心情好，何在乎天气变化。”《大公报》刊出该文后，香港天文台科学

预测回归日天气

余仁杰

食蚊鱼又称“柳条鱼”，是一种小型卵生鱼类，体长仅3~4厘米。食蚊鱼原产于中南美洲，1927年从菲律宾的马尼拉引进上海。现我国东南沿海以及云南、贵州等地都有分布。食蚊鱼属杂食性鱼类，主要以水生昆虫为食，尤其嗜食蚊子幼虫——孑孓，“食蚊鱼”因此得名。据观察，1尾食蚊鱼一昼夜能吞食40~100只孑孓，最多能吞食200多只。食蚊鱼的繁殖力很强，每交配一次产一胎，一年可产3~5胎，每胎产仔鱼十几尾到几十尾不等。仔鱼

食蚊鱼

楼允东

生长发育两个月左右即达到性成熟，就可怀卵产仔。食蚊鱼的环境适应能力特强，容易饲养，即使在轻微污染的水体中也可正常生存。将食蚊鱼放入废水井、水缸、洼地、水沟积水处以及养水生植物的水盆等蚊子滋生处，毋需管理，仅靠天然饵料也能长得很好，因此，运用其灭蚊成本低廉。我国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曾试行过生物灭蚊，后改用化学药物喷洒灭蚊，结果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如今为保护生态环境，食蚊鱼将重返生物灭蚊舞台。

今晚打谁

周修荣
闲读人间万卷书
(三字股市用语)
昨日迷面：皮之不存（电学单位二）
谜底：毫安、微法（注：毫，作“毛”解，安，作“附着”解，微，古汉语，作“无”解，“微法”，别解为“无法”）

主任发表的谈话，肯定了我的这一预测。后来庆委会依据专家及各方面意见对原先的各种大型露天活动安排作了相应的调整。1997年7月1日前后几天，香港果然天天有雨，事实证明了我先前的预测是准确的。我很高兴为香港回归作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这个“离开了糖，还怎么烧菜”的大师傅，我只有放低要求，说：“那糖是否可以少放点？”想不到这又闹出一场风波。那天，我出门前悄悄将糖罐藏起来，心想阿姨找不到糖，今天菜里总

学吃上海菜

周天柱

不会放糖了吧？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那天晚上回到家，坐上餐桌时，还得自己白天的“小动作”，想着今天总算可以品尝一下新口味了。哪知一尝之下……唉，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菜的甜味比平时还重！一问才知，张阿姨翻遍橱柜找不到糖，一急，立马冒雨奔出去，自掏腰包去食品店买了一大包糖回来。由于赶得急，心一慌，一大把糖入锅，上海菜就更加上海菜了！真叫人哭笑不得。后来，张秀婉只得“割爱”另找了一位阿姨，而第一条条件就是“烧菜必须不放糖”。

这一回，张秀婉请了位年轻的阿姨，心想，年轻的阿姨“保守性”总会少些吧？新阿姨笑吟吟地上门来掌勺。因前车之鉴，进门之初张秀婉便将“禁糖之规”反复重申了好几遍。可如此高调禁糖，仅管用了48小时。两天后，新阿姨再也忍不住了，悄悄溜出家门，又自说自话捧来了一大堆糖，白糖、红糖、冰糖，样样俱全。因为这两天烹调的菜肴，在新阿姨尝来，实在味同嚼蜡啊！看来，张秀婉身在上海滩，与上海菜就很难“绝缘”了。而这些年来，张秀婉果真对上海菜也从最初的排斥、远离，到逐步接受，进而而有一点喜欢了。张秀婉说，这几年本帮菜系也在不断演变，变得越来越海派，也越来越容易被五湖四海的食客所喜欢。新上海人进入上海滩，他们的口味与上海菜在冲撞中又互相融合，正是一个“和”字了得。

